

# 诈骗案例专集

西南政法学院

周应德 黎镇中 戴祯辉 合编

群众出版社

## 糠醛 (Furfural) 案的始末

“Furfural”这个英语单词，译成中文就是“糠醛”，它是从玉米芯、米糠中提炼出的一种可制作药物、油脂、石油制品溶剂等产品的化学原料。

这里记下的就是公安人员侦破这起招摇撞骗案——“糠醛”案的全过程。

### “影子”

一九八〇年初春前后，平静的首都——北京，偶尔也出现一些不“太平”的现象，其中有一些人乘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时，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窥测方向，蠢蠢欲动。正当首都公安人员密切注视着这一社会动向时，京城公安分局的公安人员突然发现了一个时隐时现、模糊不清的“影子”，他们的行动极其诡秘——有时深夜在外国驻华使馆区游荡；有时在偏僻处与一些外国人交谈……

不多久，这个“影子”竟公开亮了“相”，打出了“外贸部咨询公司‘燕山画会’”的牌子，在王府井、雍和宫、故宫、承德“避暑山庄”等处设立了“书画”门市部。随之，他们与外国人的交往由“秘密”转为“半公开化”了。在这期间，先后发现他们与来自日本、新加坡以及港澳的商人，互

通电话，互相宴请，行为鬼祟；五月中旬，他们还被法国商人邀去参加了抽象派画家让·苗一特画展开幕式，而后又与法国商人打得火热，常把法国商人请到家里去，有时外商也把他们请到外国公寓去，接触十分频繁；这个“画会”的门市部还给一些外商、甚至外国政府要员，赠书作画，签名留念。

经公安人员查明，这个“画会”的成员七个人，多数是待业青年，只有王仲甫一人犯有“前科”。此人五十多岁，曾因猥亵幼女被判过管制，现在是“画会”头头之一。

他们为什么进行上述一系列活动？为什么挂出“外贸部咨询公司”这块牌子？据这个公司的同志说，这些人是这个公司雇来美化环境的临时工，进行“书画”业务活动，是经领导同意的。这些答复，显然没有回答出公安人员所要了解的根本问题。

同年九月，这个“画会”因倒卖纸张问题，被北京市东城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取缔。然而，这个被依法取缔了的“画会”，却照常继续进行所谓“业务”活动。这种反常现象，更加引起了公安人员的警觉。正当公安人员奉命跟踪这个“画会”的时候，这个“影子”突然消失了……

### 一份来自日本国的请柬

“影子”虽然消失，但公安人员并未去睡大觉，而是下决心要把这个“影子”查个“水落石出”。

公安人员通过分析，认为“影子”已经觉察出有人注意他们，于是采取了“退”的手段，“缩”回去，伺机再动。

为了对付“影子”这一手，公安人员决定“将计就计”，来了一个“撒手”——放长线！

两个多月过去了，这个“影子”却始终没有“复现”。公安人员并没有失去信心。果然不出所料，几个月未露面的王仲甫，又同一些人活动起来。经过调查，王等正在与一个名叫胡汝美的日侨“牵线”，想通过胡的关系达到去国外的目的，而胡却企图利用王的关系搜集我国的情报。胡原在北京，一年前才迁去日本。他的妻子名叫金国黎子，岳父是日本战犯，死在我国监狱。对此，北京市公安局和宣武公安分局的负责同志指出要“深水捉鳖”。

一九八一年一月初，公安人员又突然发现一个新的“目标”——“中国糠醛研究所科教艺术实验公司”。经过多方调查，发现这个“公司”与那个消声匿迹的“画会”的活动方式一模一样。这两者究竟有无联系？为了弄清这里面的蹊跷，公安人员打电话向有关单位询找这个“公司”，还骑着自行车在街头巷尾转了十多天，但毫无结果。

正当公安人员迷惑不解之时，北京市一个邮政部门向公安机关转来一份来自日本国的请柬。这份请柬是由日本大庆大丸通商株式会社的北岗丰治发出，寄给“中国糠醛研究所科教艺术实验公司”的。由于邮政部门找不到收柬机关的地址，所以转来公安机关帮助查找。谁知公安机关也正在为此“作难”呢！不过，公安机关最后从这份国外来的“情报”中，搞清了这样一个事实：

前面提到的那个日侨胡汝美，前些年从中国迁回日本，就是得到了在日本大庆大丸通商株式会社任职的北岗丰治的大力帮助。北岗是个老牌特务，胡来中国企图搜集情报，就是

奉北岗之命而来的。这说明那个“画会”的王仲甫与北岗之间或许有微妙的关系。决定以查清这个“公司”作为突破口，进一步弄清上下、左右的关系。

### “97”号电话

公安人员按照领导指示，在查找“中国糠醛研究所科教艺术实验公司”的过程中，他们首先对与“糠醛”、“科研”、“艺术”沾得上边的单位，都一一进行了调查。然而，二十多天过去了，捕捉的“目标”却依然无影无踪。但是，公安人员坚定信心，只要作出艰苦努力，就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隆冬的深夜，北风呼啸。在宣武公安分局的一间办公室里，根据前一段的侦查工作，公安人员正在认真总结，同时周密地修改战斗方案。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讨论，决定选择重点单位，然后发动群众提供线索。

二月初的一天，一位公安人员在北京市一个科研所调查时，一位技术员告诉他说：“我有个亲戚在外贸部门工作，曾听她说起过糠醛所的事情。”

这位公安人员兴奋而急切地追问：“她在什么地方？”

“她的电话分机是97号。”这位技术员一边说，一边掏出自己的《通讯录》，查出了他那位亲戚所在单位的电话总机号码。

这已是临近吃晚饭的时候了，但公安人员依然决定即刻去访问那位女同志。

经过一番周折，找到了那位女同志，向她说明来意后，

女同志心情忧郁，显得顾虑重重，不肯深谈。她偏促地说：“我对糠醛所的事不太清楚，但我可以介绍一个同志给你，他是我们单位的，名叫原正平，他可能了解糠醛所的问题。”经了解原正平，原又找来主管业务工作的处长王子斌，证实有这个糠醛所。他们说：“这个所的负责人叫陈梦猷，听说陈后面有高级干部作靠山，群众议论纷纷，但就是不敢反映。这个所是外贸部咨询公司代管单位，具体情况可去找咨询公司谈谈。”

公安人员不禁惊讶地说：“我去过咨询公司了，怎么说没有这个糠醛所？”

“你找的谁？”王子斌问道。

“是找公司负责同志谈的。”

“你找找郭×处长，他肯定会如实反映情况的。”

经过与郭×处长调查后，才算找到了头绪。郭×说，这个糠醛所虽然是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同意成立的，也持有“营业执照”，立有“外汇帐户”，但群众对这个所始终是很有意见的，只是听说陈有来头，群众才不敢说话。郭×还说，据说陈梦猷是中共党员，司局级老干部，三级总工程师，群众对此也有议论。同时还了解到一个情况，那个消声匿迹的“画会”，就是“科教艺术实验公司”的前身。

### 查 陈 梦 猷

到此，“影子”和“糠醛所”的关系基本明朗了。但是，他们究竟有些什么问题？陈梦猷是何许人也？陈有“来头”，继续进行调查是否合适？北京市公安局和宣武公安分

局的负责同志的一致意见：查陈梦琥！

有关人员接受任务后，分头行动，迅速查明了陈梦琥的历史：他曾任国民党“反共救国军”少校副官。早在解放前，他就伪造过上海交通大学肄业证书和上海同济大学、大同大学代理教授等证明，骗了国民党上海市教育局。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他随东北工业部化工局驻沪招聘团到沈阳，混入东北工业部化工局，骗取了工程师职务，因不称职被解雇。不久，他又借私人关系来北京，在一家染织厂当上了工程师；又因不学无术造成技术事故和伪造历史等原因，被劳动教养。劳教期满后，他当了几年临时工。一九七六年，他到北京市东城区塑料四厂当工人。

这是一个重大突破！

公安人员乘胜追击，又查出：一九七七年陈梦琥通过私人关系被借调到河南省内黄县搞糠醛厂建设工作，冒充老干部、总工程师，骗取高工资，以后又冒充共产党员。

又是一个捷报！

接着，公安人员星夜兼程，赶往内黄县查证，获得两个重要证据：

一、一九七九年陈梦琥在国家医药管理总局联系业务工作的一张空白介绍信上伪造说：“我局四级工程师陈梦琥同志支援你厂建设，每月工资二百零三元五角，附加工资四元，从一九七九年八月一日由你厂开支。”后来，这个厂就凭这张假证明，付给陈梦琥每月工资二百零七元五角。一九八〇年，他又被提升一级，成为三级工程师，月薪为二百三十九元。他原先的每月工资只有六十三元，几年内多骗领工资六千六百三十多元。

二、内黄县委和县糠醛厂证明，未发展陈梦琥为党员。经后来查明，陈梦琥的入党问题，是他同本案的从犯、原内黄县工交办副主任、县糠醛厂负责人秦奎云，合伙伪造的。

一九八一年三月末，公安人员从内黄返回北京，迅速查明“中国糠醛研究所”及其所属的“科教艺术实验公司”的来龙去脉。原来这是陈梦琥通过欺骗手段，非法组织起来的。他们在无设备、无资金、无技术人员、无办公地址的“四无”情况下，竟先后与国内八十多个糠醛厂和一些外国商人签订所谓“合同”，大肆进行招摇撞骗活动，骗得人民币二十一万元之巨。陈梦琥本人还骗得了“研究所所长”、“董事长”等职务。

根据以上情况，北京市公安机关于一九八一年四月一日依法拘传了陈梦琥。

## 沉渣泛起

经公安机关查明，陈梦琥一案涉及到国内一百多个单位、两百多名干部和人士。

人们不禁要问：象陈梦琥这样一个社会沉渣为什么还能翻腾起来？

简单地说，使沉渣泛起的是“人情”和“关系”等社会不正之风。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场骗局的由来吧：一九七七年初，盛产玉米的河南省内黄县，准备筹建一个糠醛厂。为解决建厂所需的技术人员，县委派人到北京找了一个在战争时期曾在内黄工作过的老同志A。A听了后，表示乐意出力帮忙。不



久，A通过他的一个战友、国家医药管理总局情报所B的介绍，认识了陈梦猷。B与陈相识于五十年代初期，知道陈的历史问题，但由于B重“人情”、“义气”，在向A推荐陈梦猷时说：“这个人当过工程师，认真肯干，一九五七年犯错误被劳教，是有人挟嫌报复，故意整他。”A不作调查，完全相信老战友的介绍。

陈梦猷对推荐他去内黄的事满口允诺，并利用对方求贤心切的心理，即向A捏造说，他一九四一年就入了党。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受人党介绍人单线领导，后因介绍人被捕失掉了组织关系，要求到内黄后解决他的组织问题，还要求恢复他的工程师职务。

A同志又信以为真。在陈去内黄前，A在家设宴招待陈。吃饭时，A对陈说，你在北京犯过错误，是有记录的，也是不好翻身的，你到内黄把厂子办好，作出点贡献，什么事都好办。后来，A到内黄时，果然向县委提出解决陈的组织等问题。县委的同志对A能帮助请来一位“专家”来指导建厂，十分感激，因此对A的意见便满口应承。

此后，陈梦猷通过A和北京的其他一些关系，竟搞到价值一百二十多万元设备和物资，其中无偿调拨的达一百零八万多元，源源运到内黄县。从此，陈在内黄被待为“上宾”，吃“小灶”，拿高薪。但是陈不学无术，在建厂过程中，不懂装懂，吆三喝四，瞎指挥，使工厂在创建过程中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四十六万多元，群众意见纷纷。

“糠醛”是一种出口物资，它的生产很快为外贸部咨询公司和化工进出口总公司所关心，这样，陈与这两个公司的一些人员有了往来。一九七七年底，陈梦猷得知化工进出口

总公司计划成立一个“糠醛综合利用研究所”，以指导全国同类产品的生产。骗子陈梦猷感到机不可失，便于次年春未经批准非法成立了一个“中国糠醛综合利用研究所筹备处”，并挂出了大牌子，刻了印章，在银行开了帐户，陈自任所长兼总工程师。“筹备处”成立九个月后，化工进出口总公司的两名干部出差到内黄，发现这一情况后，当即向陈指出这是“非法”的，并向总公司党委作了汇报。由于这个总公司的个别负责人失职，对此迟迟不作处理，致使陈继续打着“筹备处”的牌子进行非法活动。一年之后，这个总公司的负责人迫于广大干部的压力，才正式下文，制止“筹备处”的活动。

陈梦猷并没有因此罢休。他为了挽救“筹备处”的命运，亲自窜到北京四处活动。他的主要手段是：

一、请客：陈常在四川饭店、丰泽园、东来顺等著名饭庄大摆酒宴。宴请的对象都是经过陈梦猷精心选择对他有用的人，尤其是化工进出口总公司被列为宴请的重点单位。这个公司被宴请的人达二、三十人。

二、送礼：陈梦猷每次来京，都要带来大批土特产，其中有花生、香油、蜂蜜、大枣、兔肉、羊肉、苹果、烟酒。其中一次送给一个干部的“土特产”就有：十三只鸡、一条狗、二十斤花生、二百一十斤大枣、二十斤蜂蜜，还有绿豆、苹果等。仅从帐面上查到的，陈梦猷等人从内黄带来北京的“土特产”达四千多斤，钱全由公家报销。

三、“关心”他人：凡对陈有用的人，只要提出困难，如安排子女，亲属进城，要房子，办煤气等，陈都竭力帮助。他也确实有“门道”。据了解，陈在被捕前，先后帮助

一些干部安排子女达二十三人之多。

四、拉关系：每当陈梦虢感到别人怀疑他时，他就拉着你到某一个负责人家里去作客，让你看看他们之间的热乎劲。有的同志看了，果然消除了怀疑，甚至对陈表示钦佩。一九七九年初冬的一个晚上，陈在四川饭店设宴待客，席间他当众炫耀自己一个电话就可以把某负责人请来。人们半信半疑，他拿起电话同对方咕噜了几句，不一会，那位负责同志果然出现在大家面前，使在座的人大为惊异。

陈梦虢的这“四着”，后“一着”最能迷人。因此，陈终于闯过了道道难关，不但使“筹备处”起死回生，而且还升了“格”，由“筹备处”成为“糠醛研究所”了。

当陈梦虢骗得了“合法”的身份后，便开始了前面所说过的系列非法活动。

### 严重的教训

招摇撞骗犯陈梦虢，经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后，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二年。这是他罪有应得的下场。

但是，我们从中应当吸取什么教训呢？陈梦虢之所以能蒙骗那么多人，时间达四年之久，并不是陈个人多么神通广大，骗术有多么高明，而是因为我们有的干部政治上麻木不仁，疏于戒备，使陈梦虢有机可乘。另外，某些干部沾染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对人民事业漠不关心，特别是某些党员干部党性不纯，存有私心，甚至丧失原则和立场，结果有的干部被陈所利用，有的为陈开绿灯，有的还成了他的保护伞。

让我们时刻记住这些严重的教训吧！ 曲建崇 黄智敏

# 上门的“财神”

## ——大宗家用电器被骗案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日，南京市公安局接到湖南衡阳市公安局提供的线索，他们在侦破衡阳市友谊商店被骗大宗商品的诈骗案件中，发现诈骗犯耿海洲及其同伙李维民，曾从南京骗走一批家用电器。南京市公安局迅即在市内开展了调查，查明南京电视机厂、南京有线电厂和旭东无线电厂确曾被河南省内黄县“内黄无线电厂”的“采购员”李维民以签订购货合同的方式，骗走了价值六万八千七百多元的电视机、电风扇和半导体收音机等产品。十一月二十四日，南京市公安局派员会同衡阳市和河南省内黄县公安局等单位组成专案组，经过大量工作，终于查清了这起重大的诈骗案的始末。

流窜诈骗犯耿海洲、李维民，均系河南省内黄县城北公社西关大队农民。一九八〇年八月，耿海洲召集当地十几个人，凑集了五千余元要办“无线电厂”。通过行贿拉拢在内黄县社办企业局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帮助下，“内黄县无线电厂”终于挂牌开张了。他们还刻制了工厂和财务、业务三枚公章。但是他们由于资金不足、设备缺乏，又没有技术力量，加之产供销等一系列问题得不到解决，不久便造成大量

亏损，被县社队企业管理局勒令停办。停办之后，耿犯将该厂三枚公章隐藏了下来，暗中策划要利用这三枚公章大干一番诈骗犯罪的勾当。

耿犯事先作了一系列准备：先是欺骗内黄县阿胶厂和车辆厂，说他有五万块钱要汇到这两个厂的帐上，并许诺付给管理费，但要“借用”这两个厂的银行帐号。权衡得失，这两个厂觉得这是无本有利的事，便欣然同意。之后，耿又使用手段拉拢了县银行的一位副股长，在他使用阿胶厂和车辆厂的银行帐号时不要打坝。“孤掌难鸣”耿犯想到自己的活动必须有个帮手，便以每月五十多元的工资和外加出差补助费的“优惠待遇”，拢络了曾因强奸服过刑的李维民，合伙进行诈骗勾当。

一九八一年六月，耿犯在报纸上看到南京成立了无线电公司的消息，便指使李维民专程往南京行骗。六月二十八日，李维民打着“内黄县无线电厂”采购员的招牌来到南京旭东无线电厂供销科，假惺惺地对接待他的供销员陈治平说：“从广播里听到贵厂的产品广告，这次特来南京上门定货。”陈治平听后十分高兴，接过介绍信只扫了一眼，也没看清上面写的是什么都又随手递还给了李，然后热情地倒茶，搬出了几台样机供其挑选。李犯掏出合同书，提出订购“红星”牌、“飞波”牌一波段收音机各一百台。虽然合同书上盖着“内黄县无线电厂”的公章，而银行开户单位却填着“内黄县阿胶厂”，陈却对此既没查验也未询问，就与李维民签订了二百台机子的合同书。第二天，李维民又找上门来，声称收音机质量不好，要废除合同。陈治平唯恐得罪这上门的“财神”，生意做不成，便假称货已发出，并说：

“这样吧，再给你一批质量好的两波段机子。如果能成交，每台可给你百分之二的奖励和百分之十的回扣。”于是，李维民又在原合同书上添写了二百台半导体收音机，并携带着冻治平当即赠给的四台“样机”满意而去。就这样，李维民两次顺利地签订了四百台半导体收音机的合同，价值近万元。七月十四日，旭东无线电厂将已装配好的二百台收音机发出，李犯第一笔诈骗交易得手。

七月初，李维民又来到南京电视机厂“接洽业务”，也受到厂经营服务科科长施鑫华的接待。李讨好地对施讲：“听说贵厂青松牌电视机不错，我想订购二、三十台。”施说：“可以，但最少要订购一百台。”李把握了对方急于推销产品的心理，便诡称：“我们单位小，一下拿不出这么多钱，就是分期付款也要到八二年二季度才能付清。”施当即允诺：“建立了关系就好说。”随后，施主动带李去车间参观了生产流水线，并由销售员与李签定了一百台电视机的合同，价值三万六千元。当时，李犯使用的依然是订货单位与银行开户单位不符的合同书，而电视机厂的财务和发货人员也居然没有发觉。九月五日，电视机厂发出了一百台青松牌电视机，李犯第二次诈骗得逞。

七月八日，李犯又来到玄武门的国防工办民品展销部，看到一种“鸽牌”电风扇，遂向售货员订购。售货员告诉他这是南京有线电厂的产品，可以直接到该厂办理。于是李来到了有线电厂，该厂销售组长王彦铎对李讲：“鸽牌电风扇已售完了，还有顺风牌的，质量也很好，就订这种吧！”很快谈妥了生意，王拿出本厂的合同书与李签订了出售二百台电风扇的合同，价值二万一千元，叫李把合同寄回内黄盖公

章、填帐号。不久，王收到了寄回的合同书，有线电厂推诿呆滞产品心切，“饥不择食”也没看出这份合同书的破绽，办理了开票提货托运手续，于八月十日把二百台电风扇发至内黄县。

罪犯李维民来宁后，至此为止，以签订假合同为手段共骗取南京电视机厂、有线电厂和旭东无线电厂的电视机、电风扇和半导体收音机合计七百台，价值六万八千七百多元。

八月中旬，耿、李二犯又窜到湖南衡阳市友谊商店签订假合同，骗购大宗电视机、缝纫机和录音机价值三万六千八百多元。

然而，骗术再高明，也难免露出马脚。衡阳市友谊商店发觉受骗后报了案。正当这两个在短短三个月内诈骗总额达十万余元的诈骗犯得意地去领取衡阳市友谊商店的物品时，落入了法网。

南京市公安局 龚法轩 邢 武

# 骗取六十六万元巨款的大骗案

## 一笔弹力锦纶的巨额交易

上海针棉织品采购供应站通过个别业务人员的关系，牵线搭桥，同江苏武进县种子分公司五七育种场化纤织造厂成了“关系户”。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三十日，织造厂供销员吴彤芬和她丈夫吴建文来沪，到供应站内衣科兜售一批进口的弹力锦纶色丝，讨价每吨三万三千元，说这批原料现在镇江，共有二千吨，织造厂已买进二百吨，因贷款不足，准备转卖给上海针棉织品采购供应站五十吨。供应站副科长张满英等信以为真，在吴彤芬带来的一份盖了章的合同上填写购买弹力锦纶色丝五十吨，并当场签了字。只是因为要求看原料的质量，这批交易才没有当天成交。

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三点左右，连夜赶回武进县商量对策的吴建文打来电话说：“与你站签订的五十吨原料合同可以先成交二十吨，付款六十六万元，但要在年内汇出。”还声称：“保证当晚七时把收款收据和提货单一并送到站里，否则作罢。”电话引起了供应站职工的争论，有人主张买进这批原料，但财会科的同志表示手续不完备不能付款。当时在场的主管经营业务的副经理赵美年，开始态度暧昧，继而决定“冒四个小时风险”，同意先付款，再取提货单。就这样，



在一没有看到实物，二没有拿到单据，三没有签订正式合同，四不了解卖方信用的情况下，针棉织品采购供应站与武进化纤织造厂达成了这笔巨额交易。当天下午，供应站电汇六十六万元到武进县卖主开户的银行。

### 成交之后的发现

四个小时过去了，提货单并没有从武进送到供应站来，而是给张满英送来了一张收据。来人还推说原料一月八日运到上海。张满英虽然没有收下这张单据，但也没有如实向站领导汇报。两天后，赵美年知道了此事，仅责怪卖方不守信用，不追问原因，要张满英派人到武进县催运。张满英敷衍塞责，拖到一月八日才动身去武进。她拿回了一张其他单位开给化纤织造厂的二十吨弹力锦纶色丝的提货单，而货到十三日仍未见运到。赵美年这才感到此事可疑，慌了起来。经供应站党政领导研究决定，立即派三人到武进县种子公司查问。

经查明：武进县种子公司根本无货，他们用无锡市一个诈骗集团开出的一张二十吨弹力锦纶色丝提货单，转手倒卖给了供应站，买空卖空，从中渔利，致使供应站六十六万元的巨款被骗。后来，诈骗集团主要罪犯被无锡市公安局逮捕审理，这家种子公司的经理和化纤织造厂的厂长也被拘留审查。在公安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大力协助下，供应站于一九八一年五月十八日追回了六十五万三千元，还有七千元被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对种子公司投机倒把的罚款而扣除。供应站损失银行利息一万九千一百二十六元，为追查这笔被骗巨款又花费了差旅费八百多元。